●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啟德 體育 旅遊

自啟德體育園開幕以來，吸引了眾多大型盛事，也令香港的體育與文化活動愈來愈繁盛。這個星期，五月天的演唱會在啟德主場館舉行，旁邊的啟德體藝館則上演了《中年好聲音3》，這兩個活動都吸引了滿場觀眾，筆者因職業原因也親身入場，體驗了現場的熱烈氛圍：五月天的名氣無可置疑，吸引了大量粉絲，許多觀眾甚至來自大灣區以外的城市，如南京和天津等；而《中年好聲音3》同樣吸引了許多大灣區的觀眾，這或許得益於TVB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除了演唱會，香港的體育盛事也相當可觀。下個月，啟德體育園將舉行世界女排聯賽，中國、意大利和日本等強隊將齊聚一堂，預計像往年一樣會吸引眾多大灣區的球迷爭奪門票。此外，今個月底，曼聯訪港，7月則有利物浦、阿仙奴和熱刺等英超球隊到訪，這些體育活動在內地也有大量球迷支持，且不少內地球迷認為香港的體育賽事門票價格比內地合理，香港未來或更可利用這一優勢，加強創意，舉辦更多大型活動，吸引更多遊客前來。

8月的全運會群眾賽事中，保齡球將在啟德體育園舉行，還有香港羽毛球公開賽及12月的國際乒乓球總決賽，這些體育活動擁有穩定的粉絲基礎。筆者的朋友就是乒乓球迷，前不久幫忙購買了在澳門舉行的乒乓球總決賽門票，每張票高達1,500元，兩個人兩天的門票已經花了6,000元，加上食宿交通，對澳門的經濟無疑有着不少的支持。如果香港能主辦更多類似的體育活動，對經濟的幫助也會是顯而易見的。

多年前，筆者曾與澳門朋友交流，了解到澳門大賽車的成本約為兩億元，雖然收入僅為1億元，但遊客的消費卻能超過3億元，這對整體經濟的促進效果非常明顯。然而，如何吸引觀眾、遊客和消費者，除了項目的內容外，包裝的創意也至關重要。例如，去年巴黎奧運會利用地標舉行開幕式，這是一個創舉。而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則計劃在兩個球場同時舉行開幕式，其中包含歷史悠久的洛杉磯紀念體育場和技術先進的SoFi體育場，這樣的創新與傳統的融合設計無疑會吸引大量觀眾的參與。

洛杉磯奧運會開幕式將於2028年7月14日揭曉，但洛杉磯已積極探索如何打造與眾不同的奧運開幕式，這樣的創意必將讓人期待。希望香港也能在未來的活動中汲取這些靈感，讓每一場盛事都能成為觀眾心中難忘的回憶。

●啟德體藝館《中年好聲音3》現場。 作者供圖

方寸不亂

方芳

鄧麗君的文化共振

5月初一場「永遠的鄧麗君」慈善音樂會，在熟悉的樂曲裏緬懷故人，驚覺鄧麗君去世已30年，感嘆時光飛逝之際，香港青年愛樂樂團創團總監林啟暉宣布，2026年3月30日是鄧麗君香港歌迷會成立50周年紀念，音樂盛會重臨，明年之約，令人期待。

鄧麗君的演藝生涯連貫於上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初，其溫潤如玉的歌聲，凝聚中國內地、港澳、台灣、東南亞、歐美等地華人「同宗同根」的「文化共振」；如果說，鄧麗君生前作為流行歌手的身份而備受喜愛，那麼30年後的今天，她本身的文化符號，已突破了流行音樂範疇，承載着華人的集體記憶。

這個由香港青年愛樂樂團慈善基金會與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合辦的慈善音樂會，在呂曉一教授指揮下的交響樂團，配合龍婷及王靜兩位演唱，同時加入女子合唱團、少年合唱團和學生比賽得獎者上台獻唱，讓鄧麗君歌曲的回響，不再是當今少數模仿者或全職音樂人的專利。

還是第一次欣賞王靜，她是中國音樂劇《愛上鄧麗君》女主角，自幼學習昆曲和豫劇，唱鄧麗君歌曲，婉約動人，更添韻味；港人熟悉的龍婷與香港青年愛樂樂團合作多年，很有默契，從模仿鄧麗君演唱開始，到央視《星光大道》總冠軍及香港《中年好聲音》，積累了大批觀眾，她們以不同的演繹方法，演唱了20多首經典金曲，為觀眾帶來藝術享受的同時，也喚起了沉湎回憶，熟悉的樂章中，似是故人來。

3位傑出藝術家帶了他們的作品來港共襄善舉，雕塑大師田躍民鑄造「鄧麗君雕像」、工藝美術大師呂俊傑帶來紫砂作品「一團和氣」、作曲家吳可畏教授譜寫交響序曲《永遠的鄧麗君》。

在場刊的舊照片裏，發現鄧麗君的傳媒好友阿杜（杜惠東），往事並不如煙，上世紀八十年代，鄧麗君來港與傳媒朋友聚會，多由阿杜安排；有時又會拉隊到日本訪問鄧麗君，傳媒有相當多的層面和角度去報道鄧麗君的消息。鄧麗君愛清潔，經常戴着白手套，只有吃東西時才脫下手套，每次聚會，她溫和、親切、文雅，總是笑意盈盈，歌藝與個人修養，深得各地歌迷愛戴。

●「永遠的鄧麗君」交響音樂會。作者供圖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東江水的一個「家」

香港特區政府為慶祝東江水供港60周年舉辦一系列活動。報紙、電視等媒體不斷地報道東江水，這可再次加深香港市民對東江水的認識，同時也令香港人感受到香港與內地本是江河同源、唇齒相依的關係。

東江發源於江西省，由東北向西南方向流入廣東省。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東江水要如何輸入香港，可說是一項艱巨的水利工程。從廣東東莞的太園泵站抽取，經專用輸水管道運到深圳水庫，然後輸至香港新界上水木湖原水抽水站，全程83公里，再流經香港各水庫或水塘，之後再流入香港的千家萬戶。

在60多年前，香港嚴重水荒，如何解決缺水的問題是迫在眉睫的工作，終於1965年排除萬難，東江水開始來港，解決了香港人用水的需求，有了源源不絕的食水，也間接促使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的起飛。

我們感謝祖國供給香港人的自來水資源，是否忽略了香港新界原居民犧牲祖屋、祖田、祠堂的土地作為儲水的水庫，甚至截斷了各個村落世世代代用於耕種的天然而成的山溪、河流用作集水區，從而導致無水灌溉農田，原居民被迫遠走他鄉到異國謀生。

香港人只記得原居民有丁屋，卻忽略了他們為香港的現代化所作出的犧牲與貢獻。例如東江水儲水量佔九成的萬宜水庫，六條村莊像長江三峽的居民一樣，故居都浸在水底。其六條村莊之一的爛泥灣村原居民李天賜區議員說，如果我們回故鄉，只能潛到水底，才可看見自己的祖屋、祠堂和祖田。

水務署表示，鼓勵香港市民走入鄉郊，近距離接觸與東江水相關的水務設施，感受東江水輸送系統的來之不易。是的，這是很好的提議，但根據西貢鄉事委員會王水生主席說：「麥理浩徑、萬宜水庫沿途沒有公廁，要行到東壩底才有一個公廁，樹林裏可見棄用的廁紙和人畜排洩物，遇到落雨天，雨水和排洩物一起流入水庫，尤其是萬宜水庫周圍山坡上，成群結隊的野牛，牠們的排洩物分量不容低估，卻也跟着雨水流入水庫，肯定污染了水源。」心急如焚的王水生主席不忍萬宜水庫被污染，於5月12日帶筆者親身到萬宜水庫視察，筆者親眼見到牛糞四處都是，還有塑膠袋、塑膠瓶、衞生紙，甚至丟棄的衞生巾，境況真是慘不忍睹，令人瞠目結舌。

西貢是香港的後花園，是著名的假日旅遊景點，特別在五一黃金周和即將到來的七一香港回歸紀念日及十一國慶假期，大量的本地與內地遊客湧入；有鑒於此，西貢區議會建議政府供應免費的飲水設備、流動廁所和Wi-Fi網路。

我們期待西貢區議會在專員的領導下劍及履及，高效率地完善旅遊配套，讓遊客在大自然的懷抱裏賓至如歸，也給萬宜水庫一個純潔清澈的家。

●作者拜訪西貢鄉事委員會王水生主席談談萬宜水庫是否受污染。 作者供圖

百家廊

哥哥的地攤生活

黃學隆

最近哥哥微信朋友圈裏又有了不一樣的商品宣傳，我已經不清楚這是哥哥第幾次發商品宣傳和發的第幾種商品了，看來他地攤生意的商品又要變動了。在我的感覺裏哥哥不止是為生活而活，更是為商品而活，是為時間節氣而活。在他腦海裏、在他平時的言談中，總是離不開對各類應季商品的分析和市場的探討。

哥哥初中畢業後就不再讀書了。出社會最初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個酒店當傳菜生，每天繞着酒店後廚的菜單和樓面部桌席而轉。生活三點一線已是很單純，工作卻是二點一線，迴圈地從廚房到樓面，樓面到廚房，機械式地運轉，一點情趣都沒。總感覺這樣的生活何時是頭，總煩得想有個新的突破。當然單純的生活有單純生活的好處，每天下班後，多了些東瞧西看，逛市場的時間。一天在逛街買皮帶的時候，認識了一位擺地攤的老鄉。俗話說：「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老鄉見到我哥，知道是老鄉後特熱情，問長問短。聽我哥說出自己心中的煩惱後，熱心地說會幫我哥找更好的出路。

老鄉確實關心了一下，隔了幾日我哥再到他攤裏時就建議我哥，每天下班後先跟他一起學擺地攤。哥哥是個勤勞、肯幹又好學的人。說幹就幹，真就每天下班後跟着老鄉一起擺起了地攤。開始是幫老鄉打點地攤，而後跟老鄉要點貨，隨着老鄉一起賣，自賣自的。慢慢也就知道了進貨的門道，擺貨要注意賣相，知道了如何組織話術，看着老鄉大聲吆喝時，他也時不時地吼兩句。還別說，暑期放假，我去看他，看他擺地攤時一身圍裙打扮和待客接物的一言一行，還真的有點老闆樣了。

經過老鄉一年多的帶領和靠着自己的一些悟性，沒想到哥哥竟然獨立開來了，自己找貨源，自己找攤位，自己擺攤，還時常安排時間東走走，西看看，發現一些新商機。此時的他，還不敢完全放棄穩定的工作，但為了更好地擺攤，他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上一天休一天，有了更多的擺攤機會。在這個過程中，他學會了市場調查、選品、議價、定價、品質判斷、資訊收集等等生意人的基本功。為了尋找不同時段、不同市場的商機，他在不同時段，走遍城市各角落，與各種群體人溝通交流。也在這個過程中又收穫了另外一個資訊。在一次計劃到當地一個展會收尾時回收展商尾貨的過程中，了解了展會的運作模式。在此過程中還結識了展會老闆，看到了更大的商機，於是當年就放棄了原有的工作，投身到專業展會參展商的生意，實現了地攤攤主到展商的華麗轉身。

本以為展會展商的華麗轉身應該要比地攤攤主更光鮮亮眼，但是時間長了，哥哥也感覺到了它的不便。展會有時也是一種豪賭，一個好的展會場所一天幾百、幾千的租金，位置定下後，貨品不好賣，一天就可能是幾千元的損失，一夜回到解放前。當然風險與機遇是並存的，有遇到商品好賣時，一天掙幾萬元，也是常事，但因它的風險的不可測、不可控一樣給哥哥帶來無盡的煩惱。再有展會一年到頭東奔西走的特性，更是讓哥哥常年拋妻棄子，一個人在外面漂，始終找不到家的感覺。我看着他這樣的生活狀態，也不斷地勸他，還是回歸到以往的生活吧！在一個城市上一個穩定的班，外加閒時擺個攤，時常陪着妻兒，想想也是很美的事，所以哥哥最後還是選擇了回歸，返回了原有的生活狀態。

有了展會階段的經驗積累，沒想哥哥的地攤水準又有了意外的提高。天南地北結識的朋友、生意人不斷地給他提供各種各樣的商品資訊；展會上選址的技巧，為他地攤的選址帶來了很好的經驗；展會上各式各樣的促銷、叫賣方式，讓他的銷售總是比別人更成功；與各式各樣的顧客溝通、交流，讓他更加能夠把握客人的心理狀態……在這些得心應手的操作中，哥哥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樂趣，真正成了自己生活的主角。

隨着時間的不斷流逝，哥哥的生意場景也在不斷變換着。像四季一樣更替，像白天黑夜一樣切換，我想這就是他的生活。你覺得這不適合他，他偏覺得很喜歡這樣的生活。我想這也許就是地攤生活的狀態，也是人生的常態吧！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未驚天已驚人的「孝」

都說「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母親節那天，看到食肆中有個看似年近花甲的兒子一飲一食殷勤侍奉他身旁的老母親，旁觀食客都無不為之動容，這樣的孝子真的不多見了。

現場同桌的，大多是中年的父母和稚齡的兒女，其中一桌看出不過是孝順的人夫給小兒女安排的母親節（可不知有沒有他留在家中的老母親），開開心心吃喝到不知什麼節日的小兒妹，正忘形在爭吃碟中最後一件點心，長大以後會不會像今日那個花甲孝子侍奉他們今日的父母，天知道了。

說孝順兒孫不見了也不盡然，晉朝自幼喪母的王祥，為了繼母因病要吃鯉魚，他脫光衣服躺臥冰河，待體溫融裂冰塊，鯉魚從缺口冒出水面後捕回家為繼母治病，這繼母對他一向不好，王祥天性純良，因懷念親母而寄情於繼母博取她歡心，故事不知是真是假，承得起人體的冰怎會那麼容易融化？

●孝字可以這樣寫嗎？ 作者供圖

更無知的孝子還是同朝的吳猛，炎夏之夜，睡前脫光衣服上床，好等惡蚊飽吸自己的血，免使老父受苦，有想過得了瘧疾給老父添麻煩嗎？

最恐怖是漢朝的郭巨，說3歲的兒子戒奶後令母親吃不飽，打算活埋小兒好等母親多吃一碗飯，理由是兒子可以再生，母親只有一個，這樣的故事，讀了也毛骨悚然。

就認識老親友中有對愚孝兄弟，父親早喪，家境本來並不太壞，都因母親好賭而令一家人經常捱餓，兄弟倆因父親離世而同情母親，同發宏願長大後要令母親過好日子，成長後事業有成，可是母親好賭如故，連兄弟的公司也為了償還母親的賭債而倒閉。

說來還是緹縈賣身救父和木蘭代父從軍較為順情合理一點。

還有聽來鄰家一對小姐妹，母親每劏3隻大雞酬神，雞腿例必全分給3個大哥。小姐妹卻對人說她們本來就不愛吃雞腿，不想人家說母親重男輕女呢！

欣有靈犀

王欣

清 空

一天，我發現兒子和女兒房間的抽屜裏堆滿了一些瑣碎的玩具零件和被「淘汰」的文具用品，於是我叫他們整理乾淨，把不用的東西清理掉。兩個人不但不願意移走那些長期不用的小物件，還信誓旦旦地跟我說，總有一天會用到它們，所以要收藏好。

我笑了，但也不想打擊他們對於擁有身邊這些雜物的熱情，哪個孩子不是經歷過這些而長大的呢？他們的天真讓我想起我的童年。八九歲的時候，我將一個空的鐵皮月餅盒裝飾成自己的「寶貝盒」，裏面放着雜七雜八的小飾品、自己最喜歡的橡皮擦或者鑰匙扣……仔細回想起來，那些小物件的樣子，我已全然忘記，只知道當時它們都是我最珍貴的物品，我要把它們放在衣櫃的最裏面，最好沒人能發現。

後來上了中學，經歷兩三次搬家，再後來上了大學，離開出生的那座城市，「寶貝盒」被弄丟了我也不知道，也未曾查究，慢慢地，這件事竟被我遠遠地遺忘在記憶的深處。很長一段時間，我從來沒有拾起對它的記憶，直到最近看到我的孩子在「珍藏」小物件時，才猛然想起。

和那些「寶貝盒」以及小物件一起在我的記憶差點被清空的，還有和它們聯繫起來的人，可能是哪位阿姨或小夥伴送給我的生日禮物，但我也全然忘記了他們是誰。想想真是可怕，難道人的大腦真的會把這些曾經重要的人和物都刪除掉嗎？

除了大腦不經意地刪除記憶，我也有過主動清除過往記憶的經歷。十年前離開第一份工作時，我把所有曾經存儲在電腦裏的工作日誌都刪掉了，也沒有像其他離職的同事一樣「打包」帶走，因為我覺得，一旦離開舊地方，就有了全新的開始，不必要再去時時回首這些過去的印記。當時的我，大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敢」，把過往的經驗抱負全部卸掉，才能裝下新的知識和無限可能。

我也從來不寫日記，提倡「往事不要再提」，雖然多愁善感，但天性樂觀，屬於比較容易清空過往的這一類人。所以我想這就是為何小時候的我丟了「寶貝盒」，也沒有傷心欲絕的原因吧！

記得家族裏的老一輩總對我說：「人啊，來的時候和走的時候都是一絲不掛的，什麼都帶不走，知足常樂乃人生之真諦也。」他們想說，人的一生，滑落低谷又會攀上峻嶺，但萬般情形下，人生仍會回到原點，所以不用較真。在路上的我們，無論何時，清空過往，輕裝上陣，總會發現不一樣的天空。

琴台客聚

伍呆呆

報紙也如良藥

我這個一向老土的落後於潮流的人最近難得「潮」了一次：患上了嚴重的流行感冒。流感帶來的頭疼、發燒、咳嗽、打噴嚏、流鼻涕等症狀一應俱全，一連數日都宅在家裏，獨自消解頭暈眼花、涕泗橫流的狼狽。

老土的人減輕病痛的辦法便是讀書看報。而讀書看報須得讀紙質書，看紙質報，因為手機或是電腦一打開，屏幕的強光會令老土的「潮人」眼更花，頭更疼。

不過，翻了兩天大部頭的長篇小說，頭也還是疼，無意瞥見書櫥的一角摞了厚厚一疊報紙，取出來，胡亂地翻看，倒是感覺輕鬆起來。報紙大多是發表我的文章的報社所給的樣報，大部分是我一寫就是12年，如今還在繼續於香港文匯報寫着專欄文章。此時一面擤着鼻涕、一面翻看那些自己寫下的文字，既感熟悉，又有些陌生。

在我自己的記憶中，我的文章多是一些風花雪月的浪漫與吃喝玩樂之事，偶有一些生活感悟及文化評論，寫人物的並不多，然而翻看舊文，卻也為數不少，其中兩篇令我印象尤為深刻。

2019年5月，我在《讀子光》一文中寫到了藝術家陳子光，在寫了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蘊，把自己當作文人的充滿人生智慧的藝術家的部分經歷之後，又提及了子光的自兩歲起便被診出重症，全家一直在痛苦和焦慮中為兒子奔波尋醫問藥的事情。那期專欄出街後不久，編輯妹妹莎莉轉告我：香港有讀者看了《讀子光》，便打電話到報社要求給子光的兒子捐款，幫他給兒子治病……

子光不缺兒子的醫藥費，亦不願麻煩別人，他雖婉拒了讀者的幫助，但那份溫暖與感動在我們各自心裏都留存至今。

後來我又在專欄裏寫了一位獨特的基督教牧師，牧師的中國書法與繪畫功底都很扎實，在「基督教中國化」的時候他巧妙地作了「基督教中國畫」。牧師在中國山水畫中勾勒教堂的影子，用拙樸的書法題上《聖經》裏的句子，很純熟地用他熟悉的傳統中國書畫去簡單詮釋信仰的意義，牧師買了刊有我寫他的香港文匯報，將那份報紙隨身攜帶，不時地拿出來「秀」給朋友們看。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不久以後，這位滿腹才華又充滿愛心的，但卻是清貧得很的牧師和他的妻兒們終於攢夠了買一套小房子的錢。帶着全家人去看房子的時候，牧師又拿出了那份香港文匯報，將我寫有他的那篇專欄「秀」給售樓中心的人看，奇跡居然就發生了：售樓中心的負責人因此給他的房子降價幾萬元，並且送了他一些家電以及其它的禮品。

我給不少的報紙副刊寫過專欄，然而在紙媒式微的當下，好些副刊寫着寫着就消失了，有些甚至連報紙都看不見了。所幸，香港文匯報一直還在，它的那扇承載着愛和溫暖的大門對於它的作者和讀者永遠都是敞開的，如同《聖經》裏那句「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潮人」病中讀報，報紙成了醫治我這一場流行感冒的良藥。